

◆ 江湖险谱

# 一通信札醒门生

胡铭

一通六纸信札，毛笔书写，一千余字，内容是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感悟。信札寄件人为林散之，收件人为胡寄樵，时间为1971年7月11日。林散之先生一生信札无数，但一通信札中有如此多的字数，实属罕见，弥足珍贵。

林散之（1898--1989），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，尤以草书著称，被誉为“当代草圣”。家父胡寄樵1960年代后期师从于散之老人，由于二人身居两地，除了出差南京拜见先生之外，大多靠书信来往，师生之情尽在文字中流淌。此信是散之老人对家父信函的回复，字体为行楷，较为率性，信中有诸多文字添补，想到什么就加上，个别字眼旁还标以小圆圈，以示重点。

学生问学，是一种虔诚的请教，而先生则是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自然少不了一定程度的批评，甚至训斥。散之老人评价门生，也是看人下药的，越是亲近的人，往往骂得越厉害，他不隐瞒观点，也不会有所遮掩，这在二人多次笔谈的纸条中可见端倪。先生乃和善之人，对艺术却极为严谨，他能直言，即为器重，有时他还抬手做出敲打父亲脑袋的动作，完了之后他开心大笑。小时候我曾见过这场景。

父亲按照惯例邮寄几幅书法习作，请先生指点。那时他对自己隶书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可先生检视作品后写道：“隶字颇见笔力，足见习之有年，慰甚喜甚。”单看这句话，似是一个不小的鼓励。其实不然，这仅开场白而已，接下来才步入正题，也是先生数十年研书之心得。

“隶书即汉时之楷书，从篆书简化而出，汉人重习此体，用功甚勤，名家辈出，而学之者必能入规应矩，谨守法度，所设法度，不外用笔，此法安吴包氏，怀宁邓氏皆所讲求，二氏取讲求之法，悉古人所传之秘，为近两百年宗师，不敢遗失，其法均载于包安吴《艺舟双楫》中，要点不外四句：直来横受，横来直受，无往不收，无垂不缩。邓完白氏隶书已入神品。”

先生追古，重法度，尤推崇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，他将用笔的诀窍简而概之，以教诲门生。

“君能学习邓氏，实为难能，寄来之字，以学邓为佳，大字不如，用笔虽能乎合，作隶规矩，而未能超入神境，然已难矣。学隶宜从方笔入手，而方笔必能先明白‘直受、横受’法度，才能写出，你可细看邓公所书隶字，处处都寓方于圆，不懂此法，则隶字无从下手。”

藉此可以看出，先生赞同学习邓字，但又称邓字难写，关键不是形体，而是神境，继而授以方笔着墨。接着他提醒道：“君所习之字都犯此病，宜处处留心戒之。”一句话，点出学生作品之诟。估计父亲的自豪感在那一刻被摧残得烟消云散，要不是先生及时引导，他或许会在偏道上越行越远，而自己还不知情。

先生站位高，批评人有理有据，重要的是，批评方式也是循序渐进的，易于让对方从心理上真正接受。

父亲于邓字潜心致力，然对于应该如何走进及怎样走出，常有疑惑，这也是很多书法人的普遍认知，于是便向先生求教。

先生曰：“君所谓学邓容易结壳，这真是高谈阔论，可惜君距离邓公还有一段长距离呢。所谓结壳，是个最高境界，必定下了很深的功夫钻进他的心脏，而后又慢慢褪出来，露出自家面目，这才叫作脱壳。脱壳不是简单的事，古今能脱壳者几人？从唐代来谈，如张长史、怀素、颜鲁公、李北海，宋代如苏米蔡黄四家，元代如松雪翁、鲜于枢，明代如王孟津、董思翁、祝枝山等人堪称脱壳。鄙人很希望你用力向邓石如先生这个硬壳钻钻，据我看，十年的功夫恐怕壳还钻不通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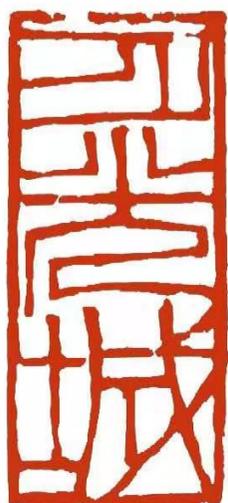
先生注重扎实的基本功，讲究碑帖的临摹，他的一番论述，让学生如梦初醒，原来对书法精髓的理解存在误区，今后的路真的很长。家父的某种懵懂、狂妄，在静静的思索中得到遏制。

“邓公的隶字朴茂坚实，令人玩味不尽，他毕生精力用于隶字，能看到他好处和难度，就进步了。”林老富有哲理的话语，又让人眼前一亮。书法创作不光靠手，更要靠眼。

林老对邓石如书法研究颇深，包括笔法、布白等，他的如下总结，堪为经典。“邓公最注意布白的所谓计白当黑、将疏求密、从密见疏，这也不是他的独创，古人皆是如此。完白先生是学《乙瑛》的，可细求之，又用笔方面要注意几个字：重平圆留。最忌几个字：轻扁尖滑。能用功注意前四个字，而去掉后四个字不犯，则出法，就很好。”

“勉之勉之，努力努力，琐琐碎碎，谈不中肯，谅之可也。顺颂夏祉。散之具七月十一日。”先生对书法的敬畏，对学生的良苦用心，跃然纸上。

这通信札内容丰富，是对书法个别问题的精准解读，更是老师对学生的教导和期望。我不记得父亲当时接此信函是怎样的感受，但我知道他经历了一次认知上的颠覆，他后来在隶书上的造诣与这通信札是密不可分的。



青山绿岭

李海波 摄

◆ 生活手记

# 神奇的“扣子”

朱湘平

徽州通往青阳的古道现存较好的有两段，一段在青阳县境内，叫白沙岭古道；另一段在歙县境内，叫箬岭古道。箬岭古道起自大桥头，终至大关洞，路面青石板至今保存完好，沿途万亩竹林，松柏苍翠，溪流潺潺。

古道徒步是户外运动的理想选择，前几日，好友相约走一趟箬岭古道。梅雨季节，天气瞬息万变，午后驱车入住箬岭泉水鱼庄，这是一对夫妇开的民宿，院前花园打理得很漂亮，四季常绿，花开不断。

傍晚时分雨停了，落日余晖折映出彩霞，明天是好天气。

同伴夫妇带了爱犬，昵称扣子。扣子毛发黑白相间，是纯种边牧犬，两年前我们徒步徽杭古道，主人抱在怀里时它才两个月，走路歪歪扭扭，主人说这种犬将来体型很大。此次见到扣子已是个长发飘逸体型硕大的“美少年”，它精力充沛，活泼敏捷。

晚饭后，大家沿着山路散步，走到一个地方，扣子竖起耳朵，莫名紧张起来，大家没有理会，继续前行，过了那段路，扣子不再叫唤。当我们返回经过那段路时，扣子又开始躁动起来，咬着主人“妈妈”的裤角和鞋子，像是在提醒快点离开，搞得同行的女性都有点惶恐。扣子“妈妈”说，下午带它溜达，走到这里同样也是咬鞋子，不让她往前走。回到民宿后大家议论开了，狗通灵性，假若扣子能说话，一定会描述它看到了什么、听到了什么、嗅到了什么，说出那里曾经发生的故事。民宿老板说，那个位置过去是座古驿站。

次日早晨，天空湛蓝，民宿老板开车送我们到茶坦，让我们沿着平坦古道步行。沿着石板路，走过松林，穿过竹海，跨过溪流，沿途可见散落的驿站遗址、修行道场，一行人边走边拍，扣子欢快地跑前跑后。到达“天险重开”门洞，便是一路下行。一墙之隔，别有洞天，古道被青草铺盖，山泉沿着古道流淌，深及膝盖，只好返回。

在三岔口大关洞稍做休息，扣子“爸爸”突然发现扣子腿上有蚂蟥，已经吸饱了血，“妈妈”吓得不敢触碰，“爸爸”将蚂蟥取下，伤口流血不上，用碘酒消毒处理。我们迅速检查身上是否有蚂蟥，庆幸都没有沾上。那段古道潮湿，草深，是蚂蟥喜爱的栖息之地。

我们继续朝着绩溪方向前行，山区天气多变，天空中有乌云飘来，未敢深入。在先前休息的地方补充干粮和水，扣子不断舔舐伤口，可能蚂蟥叮过的地方开始痒了。

扣子依然来回招呼主人，它的行程多于我们一倍，这是狗的忠诚，不嫌麻烦，不怕累着，后来我们看不下去，叫扣子“父母”并肩而行，省得它来回奔波。

晚上，我进浴室准备洗澡，发现地砖上有一块疑似指甲盖大小的沙子，疑惑哪里来的沙子？随手用水冲掉。上床休息时，妻子见床单有血迹，问我是不是被蚂蟥叮咬过？我抬腿一看，脚踝正在流血，断定被蚂蟥叮咬过，刚才沙子就是血痕，赶紧取来碘酒消毒止血。

第二天早餐时，扣子悄悄来到我身边，舔舐我脚踝上被蚂蟥叮过的伤口，第一次没有在意，因为吃饭时扣子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是常事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引起我的警觉，真是神奇，扣子竟然知道我是一行人中唯一被蚂蟥叮咬过的，且准确找到了伤口。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怎么这么奇妙，是气味，还是别的原因？我悄悄使眼色让大家看扣子的举动，大家感到很惊奇，无法解释。扣子似乎听懂我们在议论它，不好意思地走开，乘人不注意时又悄悄来我身边舔舐伤口。这时，我不再打扰，任扣子轻柔湿润的舌头的舔舐。

午餐时，扣子又来舔舐我的脚踝，此时大家都不再惊扰，对扣子的行径似乎若有所思，这让我重新认知狗的奇特与超凡。

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动物们似乎扮演着寓言里的角色，仿佛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。当自然灾害如暴雨、洪水或地震来临之前，它们往往倾巢出动，躁动不安，可人类只能按自己的局限来理解世界，无法预判丰富的其他信息。人类的自负导致自身与自然的疏离，只有本真、懵懂的动物，才能完整地接收来自大自然的暗示。在一只平凡的动物身上，也许就存在着人类的盲区，而真理可能恰恰就隐藏在这个盲区。

世界如此辽阔与神秘，动物和自然都应该成为我们一视同仁的朋友。